学术专论

“出” “隐”之间：从魏际瑞游幕看清初士人的悖论性生存*

马将伟

［摘要］ 明清鼎革之际，汉族士大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困境。殉死者以一种桀骜的姿态为世人所赞颂，然而对于生者来说，如何“生”却成为困扰他们的焦点问题。在艰难的抉择中，有人抱志守节，赍志山野，是为遗民；亦有人徘徊于“出”“隐”之间，如魏际瑞之辗转于清幕。其志节虽为人所不齿，但又恰恰藉游幕的机会得以践履他们的“经世”理想。于是，一方面为自己之“出”而愧疚不安，另一方面，又为有机会实现经世理想而兴奋；一方面在贬责那些“肥遁”而不问世事的所谓高隐，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归隐愿望，这正造成了鼎革之初士人悖论性的生存状态，具有繁复的历史意蕴。

［关键词］ 魏际瑞　出隐　游幕　悖论性生存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3）－01－0013－11

Paradox of Han Literati in Early Qing Dynasty: the Case of Wei Jirui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 the Han Chinese literati fell into an ideological dilemma. The death of the loyalists made the living both difficult and confused about their identities in such a unique historical situation. Among the tough choices, some were devoted to the former Ming Dynasty and dwelled in seclusion while others hovered between being an official in the Qing government or not. Wei Jirui as a famous personal secretary of various high Qing officials was a good exemplar of the late category.

魏际瑞（1620—1677），原名祥，后更名为际瑞，字善伯，号东房，为宁都名士魏兆凤长子，故人称魏伯子，清初著名文人群体“易堂九子”之一。甲申、乙酉之变后，魏际瑞之弟魏禧、魏礼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等相继弃去诸生服，唯独魏际瑞不改其服，而他也成为易堂诸子之中唯一一位于国变后应试于清廷者，并取得一定的科名，后又频繁往来于清幕间。如此，他也便丧失了作为遗民所应具有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必备品格。然考魏际瑞国变之“贬身以出”，又胸藏多少难言之隐，在“出”“隐”之间，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释放”着自己的遗民情怀。通过对魏际瑞游幕心态的考察，既可一睹当时文人游幕的繁复意味，同时也能折射出清初士人在复杂历史情境之中的生存心态。

一、魏际瑞游幕考略

魏际瑞生资敏捷，善强记，有过人之才，“幼能属对，长而强记，于声音字学，不假师授辄能造其妙。年二十，所著诗辞古文已三尺许。十七补弟子员，为郡守所厄，改名际瑞。二十二，崇祯辛巳，督学侯公峒曾爱其文，拔

［收稿日期］ 2012－08－15
［作者简介］ 马将伟（1976—），男，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广州 510006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置一等饩。又合赣州、南安士试异才，公奇赏之，以冠二郡。伯试屡高等。”[①]其弟魏礼亦纪云：“当是时，吾兄弟三人谓科名当探囊得，期与古名臣自致，节烈风采彪炳史册。”[②]国变后，际瑞为当路所推重，大致在顺治七年（1650）。时江西彭庆顺所部的农民军据守宁都城二年，是年二月初八，清兵困围宁都城。十一日城破，清军大肆屠杀，生民涂炭，宁都城屠掠几尽。[③]情形危急之刻，魏际瑞冒白刃周旋其间，屡涉生死，由此避于翠微峰上的易堂诸子躲过一劫。对于此事，魏禧记述甚详：

> 宁都乱民横据城市，称义兵，禧等奉父母居翠微山。庚寅春，赣檄兵十万围攻之，城破，屠掠几尽。结砦而居者科重饷，祸且不测。伯独身冒险阻任其事，屡濒于危，翠微峰得全。而伯以才名，为当路所推重，督抚大帅皆礼下之。自是，诸隐君子暨族戚倚伯为安危者三十余年。[④]

杨文彩《魏征君传》中亦纪云：“天民命长子祥（即际瑞。原注）诣兵营赎人，祥因得交渠帅。”[⑤]魏际瑞之声名鹊起于督抚大帅间，就在此时。因此，这次宁都之难成为他参入清幕的重要契机。此后，他便开始了漫长的幕宾生涯，其在《寄内》诗中曰：“庚寅二月重城破，从此年年独出门”，盖指此事而言。

魏际瑞的游幕生涯主要经历了四个幕主：刘伯禄、范承谟、尚可喜、哲尔肯。顺治九年（1652）八月，刘伯禄以南赣副将都督佥事充潮州总兵官[⑥]，因慕际瑞之名而招其入幕。而魏氏应伯禄之招而至潮州，当在顺治十年（1653）之春[⑦]，魏禧有诗《赣江呈伯兄》云：“在昔癸巳春，兄作潮阳客”，即为明证。

其时，魏际瑞在科名上也有进展，为顺治十年岁贡。康熙元年（1662），他曾经赴京以贡士身份参加“北雍”之试，以望博取更大的功名。此间，他结交了很多当时的权贵，在京师名震一时，“初，伯以贡士试北雍，满汉诸贵人多暱就，伯名动长安”[⑧]。而且当时际瑞之名亦为外国人所推重。魏禧追述了当年的一件轶事：

> 中间以事出关，抵永平，闻鼓吹声，人言朝鲜使者来矣。伯趋客馆望之，立丛人中，使者冠网巾幞头，缝掖束带如故官，忽下马，于丛人中把伯衣入馆，曰：“我兵曹佐郎郑嵩也，君非此间人，殆中国奇士。”因蹲踞，以炭画地相问答。使者至流涕，引入内室见其父，更以墨笔书纸，酬对至天明。使者取伯文集一册去，曰：“我当版行敝国，使知中国有才子也。”赠产物扇墨之属，相洒泪而别。[⑨]

魏际瑞在当时声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魏际瑞流寓京师四年，然而会试不果，于是就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游幕生活。康熙七年（1669）十二月，范承谟巡抚浙江[⑩]，魏际瑞以友人故入其幕。范承谟为政“清廉寡欲，人不敢干以私”[⑪]，又心系民生，颇受百姓爱戴。然范承谟在浙之惠政，魏际瑞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及公抚两浙，蠲荒赈饥诸大事，所全活数百万，伯左右宣力为多焉。”[⑫]在客范幕期间，魏际瑞与范承谟“相得甚”[⑬]，在魏氏心目中，范公“内博奥，外直方，是以羌羌然也，而人莫窥其所藏”[⑭]。赞叹其为中丞豪杰士，故他对承谟非常敬重。而承谟亦颇怜其才，因此际瑞得以常伴范公左右。其间，魏氏时有退意，然“每告归，公以病要之，辄为止”[⑮]。可见范承谟对于际瑞的器重，实以知己相待。因而客浙生活成为魏际瑞游幕生涯中最为留恋的时光。他在离开范幕时，范承谟欲写信给方面大吏荐际瑞，然际瑞慨然以拒，“而公贫，曰：‘吾当作书数十函，致方面大吏以资君。’伯笑曰：‘吾未贯也。’不持一字行”[⑯]。从此可以看出范承谟于魏氏之重，同时也看出魏氏之志。临别，魏氏曾以白鹤恋园以自况，表达了伤感的留恋之情，其诗《范学士园亭双鹤》云：“学士园亭双白鹤，主人清旷特相宜。自从千里堪持赠，何事三年不肯飞。秋净玉堂鸣和远，月明琪树羽毛希。山林馆阁非同调，似尔浑忘是大奇。”道尽魏氏留恋范公之情。魏氏对范公的知遇之恩深怀感激，离别之日，他作《立夏前一日奉别学士范公》一诗以抒其怀：“禁城柳色又婆娑，幕府莲花岁月过。三载君虞知己重，千秋杜牧感恩多。人先春去南随斗，雁自湖阴北渡河。欲寄望京楼上信，长安日远恨如何。”在魏氏看来，范公与他缔知己之交，如此恩情在他心中显得厚重无比，因此在相别之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时，才又有如此情愫，惓惓不能释怀。

关于魏际瑞客于范幕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康熙七年（1668）至康熙十一年（1672）[17]，然此说值得商榷。从魏氏兄弟文集中的相关资料来看，魏际瑞在范幕所待的时间是三年，魏禧纪云："其客学士范公承谟所，相得甚。每告归，公以病要之，辄为止。既三年去。"[18]又上文所举际瑞《范学士园亭双鹤》及《立夏前一日奉别学士范公》两诗，也明确说明其在范幕供事为"三年"、"三载"。故此"三年"，应非概指。然如果是康熙七年至康熙十一年，显然不止三年。再考史料，范承谟巡抚浙江起始时间为康熙七年十二月庚辰[19]，与之相对应的西历纪年应为1669年1月17日。又考易堂彭任文集《祭魏和公文》云："戊申冬，咸斋素有咳血疾，疾一发委顿。其时，邱子漫无赴山东翟斯理之招，魏子伯子入浙抚范公之幕。"[20]戊申即为康熙七年，然与西历之1668年并非完全对应，时间范围实际包括1668年2月12日至1669年1月31日，而是年之"十二月"，正为西历1669年1月2日至1669年1月31日。因此，魏际瑞客范幕的时间应在1669年，而非1668年。故上述观点以为魏际瑞入范幕时间为康熙七年没错，但后面标注的对应西历实误。

康熙十年（1671），范承谟曾经因病而辞归，"（康熙）十年，以疾请解任，命乘驿回京调理"[21]，然因其深得民心，民众及地方大吏皆乞其留任。时浙江总督刘兆麒、提督塞白理各疏言："浙省年来当荒敝时，而民生不致重困者，皆抚臣承谟之力。今以病请告，百姓投词攀留，积一百五十余纸"[22]，给事中姜希辙等亦言："承谟受事三载，爱民如子，馈遗请谒不通，劾奏贪墨，廉治巨猾，剔除加耗陋规私派积弊，单骑勘荒，悉心赈恤，浙人爱戴，深于饥渴。今虽积劳致疾，恳特敕勉留。"[23]清廷于是决定承谟留任。具体时间史料也有记载："（康熙十年）七月癸亥病免。丙子，袁懋功浙江巡抚。丁未，范承谟留任。"[24]魏际瑞离开范幕的时间应是范承谟于康熙十年（1671）七月以病免浙江巡抚时。之后，范承谟在玉泉祓病，魏氏曾写诗《范觐公学士祓病玉泉寄怀一首》，有句云："能贫能病初辞禄，忧国忧民总切肤"，盖指承谟以病辞官之事，此时他已经离开范府。因此，魏际瑞客范幕的时间应是1669年至1671年。

魏际瑞的第三个幕主是广东藩王尚可喜。康熙十三年（1674），尚可喜强聘际瑞入其幕，"甲寅，广东藩王遣使来聘，强之行，礼以上宾。""广东藩王"者，即尚可喜。虽然际瑞也受到藩王之礼遇，但这次游幕经历并不愉快。此时的平南王尚可喜，权势凌人，独霸一方，其飞扬跋扈之状非际瑞所喜，于是"卒不合，窃出岭"，至信丰而为满洲巡逻者所获，"上于摄印官"，[25]这恰恰也成为他入赣州大帅哲尔肯幕的契机。

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魏际瑞被带到赣州，"赣大帅见伯名，大喜，跃履出，握手相与入，遂留为客。"[26]赣大帅，即当时的南赣总兵哲尔肯[27]。四月，滇将韩大任在吉安溃败，两窜于宁都之上乡，蹂躏当地甚惨，邑馈饷亦不支，于是当事议定招抚韩大任，但久而不果。当时韩大任曾放言："非魏伯子，吾不信也。"哲尔肯遂派际瑞往韩大任营说降。际瑞虽知此行凶险异常，但为解民难，没有听从家人的极力劝阻，慨然而行。八月，际瑞还未至韩营，江西兵遽从东路急攻韩大任，韩大任于是起疑，以为是魏际瑞出卖了自己；当时，韩大任幕客中有一位叫孙旭的，嫉妒际瑞之才而从旁作梗，于韩面前进际瑞谗言。十月十四日，韩大任拔营降闽，际瑞惨遭杀害。

二、游幕之由与游幕之为

对于先朝，魏氏一家的忠诚自是毋庸置疑。"三魏"之父魏兆凤，字圣期，后取"葛天氏之民"之意，自号为天民。天民为一方名士，为人"忠孝岳岳，多大节"，少壮时即"以白衣声动邑中"。启、祯间，为当事所重，俱"独先后式天民庐，请决事"[28]。崇祯初年奉诏举孝廉，既而又奉旨聘为理学师儒，然"天民以时方重资格，朝廷多党人，虽出，志不得行，俱不就"[29]。甲申之年（1644），国变的噩耗传至宁都，"天子崩于乱，天民率诸子号哭，竟日不食，都给事曾公倡勤王议，天民首输三百金于册"。[30]邱维屏所谓天民"卖田求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义兵，为佐饷”[31]，盖指此事云。然事终不果，天民也由此临难，“事竟寝，而宦啣天民，言构大难，天民不为屈。”国变后两年，魏天民走匿山中，剪发为头陀以明其志。天民之志如此，而“天民三子祥、禧、礼皆贤，为人各仿天民意”[32]，“三魏”之志向亦可知之。

然而，其后魏际瑞却选择了一种最为当时人所鄙夷的生活方式，即应试清廷，并频繁出入辗转于清幕之间。这样的一种人生显然是违背了魏氏父子之初志。对于魏际瑞来讲，这就是他人生的悖论，国变之后，他便一直在这一悖论中以另一种姿态实现他的志向。考际瑞之“出”，实非己愿，而完全是迫于无奈，即为全家人衣食之谋[33]。据魏禧所纪，“甲申国变，丙丁间，禧、礼并谢诸生，兄踌躇久之，拊心叹曰：‘吾为长子，祖宗祠墓，父母尸饔，将谁责乎?’乃慨然贬服以出。”[34]“慨然”一词道尽魏际瑞生平性格，其为保全两弟之名节，毅然决然地将自己推向生命的另一极。其侄魏世傚亦言：“长子有祖宗坟墓之责，伯父遂独出应试。”[35]对于际瑞之“出”，其姊丈邱维屏可谓知其心者，他这样解释际瑞之所为:

> 子则以父子兄弟并相栖遁，揜蔽穷石，而坟墓祠祀无以为顾，遂以家相之任而出膺世务。然吾人有稍露影狗迹于城市者，子则为之踧踖怃怅，叹息而不已，而子自为之志则又决矣。得韩退之之所谓“一则畏天命，一则悲人穷”也。[36]

邱氏此段文字，已将魏氏“贬服以出”的深意解读殆尽，据此也可以明晓魏氏在“出”“隐”之间所作出的这种“悖论”性的抉择。

本来魏氏乃宁都望族，资产甚富，“天民父游南太学，率遗赀产直万金”[37]，至魏天民时，“家故饶于财”[38]。然“天民得父遗赀，喜为人佐婚葬祭具，岁中出赀无算……而天民赀亦由此少减，不之顾”[39]。再至甲申之变后，贼盗纷起，宅毁至尽，又买山翠微、倡义兵等，资产遂花销殆尽。于是衣食之谋便成为其生存的首要问题。魏际瑞下面一段话足以表明他入幕之目的:

> 曰：“然则子之处于大人者，如之何?”曰：“委吏乘田，所以谋食也；梓匠轮舆，所以食功也。大人之贤者，吾安吾分而进之以理义；其非贤者，吾安吾分而称之以事功，不敢为徒食也。”曰:“然则君子亦谋食乎?”曰：“君子之谋食也，食焉而已，无他谋焉，免死而已矣，周之亦可受也。”[40]

他也曾发“贫贱违初志，尊严隔至亲”之叹，其世事沧桑之感溢于言表，足以见当时无奈之情状。而“其劳苦客外，所得脯修，恒分二弟，济其困”[41]，魏禧对于乃兄之“苦心”心存感激。魏礼在《送伯兄再之潮阳》中也称其兄“一身任烦劳，二弟保其康”，又有“谋食劳吾伯”之叹。由此，魏际瑞宁舍己身而出，以保全二弟之志节不辱，其用心良苦之意已是十分明显。彭士望曾说：“魏善伯以明经贡入太学，客宰相之家，不乐士宦，旅贫至不能治归担。”[42]这也足以表明际瑞之志。

朝代移易之后，衣食之忧困扰着这些生活在时代“夹缝”之中的人们。崇尚志节虽然是时代的基调，但在无奈的生活面前，汉族士大夫一直在作着痛苦的抉择——是“出”还是“隐”，清初徐世溥道尽当时前朝遗民的思想困境:

> 古之隐者有三焉。有盛世之隐，有末世之隐，有初造之隐，而初造之隐为难……若乃草昧初定，前代遗人兴朝自废于此时也，良难自处哉! 夫非澹泊枯槁之难也，饥寒困乏，天实为之，可若何以命安之矣，知其不可奈何，亦安之若命矣；又非寂寞无侣之难也，介性自至，独清独醒，固可耐之。然世俗之见、丘里之情，惟知势利，是故贫贱则邻里称羞，富贵则亲戚畏惧，此万世一辙也。鼎革方新，君臣未明，出则贻名教之讥，隐则来首鼠之疑，即在位者不求多，而群小之愠固势所不能免者。吾每读史，见夫遗逸晚节不终，盖往往为之呜咽萦思，悲且惜之，疑其不能忍辱以老，而知其必有以致此也。[43]

然而生存就意味着必须做出抉择，有一些士人则选择一种比较折衷的生活策略以解决这样的尴尬“难题”，那就是游幕，诚如邓之诚先生所言，“然其时士者有文行者多入幕，谓胜于仕异姓。”[44]“游”可以说是明清易代之际士人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生活的一大主题，主要有“游客”和“游幕”两种。“游客”指游于友人（不在官场）之客；而“游幕”则指游于清廷官员之幕。[45]易堂九子中，魏禧为“游客”之代表，而魏礼、曾灿有时为“游客”，同时也有游幕之经历。魏际瑞则在无奈之下，选择了“游幕”，实际上介于“仕”、“隐”之间。历史材料中也这样记载魏氏之形迹：“祥亦时佐大帅戎幕，迹介乎隐、显之间，堂中人以竹林山、王待之。”[46]

在清初士人眼中，虽然“游幕”也会遭到忠节之士的非议，然“游幕”者却也在无奈之中找到了一些理由为自己的行径“辩护”，如李因笃认为：“丈夫具有血气，游客万不可为；入幕虽卑，犹自食其力。”[47]而且，清初士人大都以经济为要务，入幕则是那个时代实现自己经世理想的行之有效的途径。魏禧在论及清初士人“出”、“隐”的时候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议论:

> 天下有事，士之负志气者不出而图功名，则遁迹穷岩，使当世闻其名不得识其面；而必有非仕非隐，浮湛闲散，徜徉于其间者，以抵天下之隙，而佐功名之士所不及。故上之若鲁仲连排患释难，解纷乱，而轻世肆志；次若陆生病免家居，以车马钱财游汉廷公卿间。且夫仲连在战国，陆生于吕后时，浮湛徜徉，固天下之闲人耳。然当其有所用之，则魏、赵欲帝秦，燕将守聊城不下，而仲连以片言济事；诸吕危刘氏，陈丞相计无所出，则陆生一见，将相和而社稷安。盖身处事外，利害不相及，吾可优游以投其间，而人无所猜忌，势固然也。然使绝人遗世，则无以得人情，而缓急之际，龃龉不相入。是故陆生不直入陈丞相坐，则交驩太尉之谋无由进；不游汉廷公卿间，则无以得刘、吕之机事；不名声藉甚，则无以倾动公卿而信其言。司马迁曰：“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彼平阳侯会闻贾寿之谋，而太尉能使人劫郦商以用寄，又能使襄平侯持节矫纳太尉北军，使北军皆左袒，腹心间人，布置早定，以应时而发，谓非陆生游公卿间力哉！[48]

魏氏议古论今，其中意旨极明，在“天下有事”之时，自有肥遁之士高蹈遗世，然亦有一种“非隐非仕”之“闲人”，此一类人当“其有所用之”之际，能够应时而发，排难解乱。基于此，他认为反倒是那些高蹈肥遁之士“绝人遗世，则无以得人情，而缓急之际，龃龉不相入”。魏氏此番议论虽不是专门针对游幕而言，但也包括游幕这种“生存方式”在内。魏禧本人并未有游幕经历，且以名节称名天下，然他对于游于公卿间的士人予以理解，并对于他们对社会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赵辰六评论此文云：“在说士外，又看出一种人，说出一种作用，于古今事变大有发明。”[49]而实际上这也是很多清初士人所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或生存方式。魏际瑞正是这种介乎于隐、显之间的“非隐非仕”之“闲人”。在际瑞将入潮州刘伯禄之幕的这一重大事情上，其父魏天民的这段话也颇值得玩味，邱维屏记云：“公长子祥为潮帅所聘，公曰：‘吾老矣，不欲汝行，然救灾恤患，此其时也，汝或不方便人，不救杀戮，即非吾子矣。’”[50]本不欲际瑞行，但相以形势，为救灾恤患，救黎民于水火，又不得不让其行。

颇有意味的是，依此种经世观念而再反观那些高蹈肥遁、逃禅入道者，似乎才是真正“不合时宜”的。清初理学家陆世仪云:

> 历观古今以来，大抵经时变革，一时贤者不死于忠节，则归于隐遁，其或去而入于空释者，更多有之。盖君臣之义已定，改节易操，故无其事；而夙有抱负者，又不甘与齐民同老，其逃于禅说，而更为主张门庭，亦士君子不得志于时之所为也。然而圣道自此日晦，世界自此日坏矣。[51]

陆氏以一位经世者的情怀委婉地批评了这些隐匿之“贤者”，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观点。因此他设计了一个“两全其美”之策，“愚谓有天下者，若易代之后，而不用胜国之遗黎故老，则贤才可惜；若用遗黎故老，而遗黎故老竟乐为新主所用，则又乖不事二君之义。于此有两全之道，学校之职臣也，而实师也。”[52]陆世仪之所言，并不是倡导遗民应归仕新朝，而意在尽遗黎故老之用，以有裨于世。魏际瑞也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具有强烈的经世思想，因此，其游于幕，亦可藉此实现其经世致用的理想。对于魏际瑞之游于清幕，近人邓之诚先生显然抱着理解同情的态度，他这样评价："际瑞之游，恒在浙、闽、粤中，且恒游军中。扰攘之际，可以权宜救人，又冀缓急时，得为己用。"[53]此可谓知际瑞之苦心者。

然而无论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入于清幕的魏际瑞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其父魏天民曾一度拒绝享用其子际瑞从"当事"处得来的馈金，"公（指魏天民，引者注）自国变后，财物非田租所入者不用。时方贫匮，长子偶得当事，所馈金进以奉，公坚不纳"[54]。易堂诸友虽然能够理解际瑞之无奈，但亦有微词。赴潮阳幕时，友兄李腾蛟作诗《送魏长公赴潮阳幕兼题扇上梅》、林时益作《易堂送魏东房入潮幕》，表达了规戒和遗憾之意。而言辞更为激烈者，如彭士望在给魏兴士的手简中对魏际瑞趋名给予批评："名者，造物之所忌。今尊家肆取之，遂极一时之盛，然已似朱红灿烂，更无可加，惟待毁耳。"[55]兴士为际瑞之子，"尊家"当指际瑞无疑。言辞之中，其批讥之意尽显无遗。于此，魏禧曾对天下士之不解其兄之苦心而痛心不已："呜呼痛哉！伯之死，天下士有不尽知其心者，或以为冀官赏，或以为欲立功名。哀哉！"[56]彭士望得知际瑞遇害、兴士殉父的消息时，有人对际瑞所为颇有微辞，起而为之辩护，"时山居客满，余失声号恸不能止。客语或侵东房，余推其心辩之甚力。比归，悉闻事曲折且多凑误，益心哀之。"[57]易堂畏友闽中李世熊"闻东房之变，摧心裂肝"[58]，然不禁感叹："今私论之，天下人不可轻视，天下事不可易，尝以东房之才惠通敏，得毋轻视天下人，易视天下事，遂错跌至此耶！"[59]其行虽不为时人所解，然其志之远、其行之高，又岂为后世人忘哉！

魏际瑞之入幕，全家衣食之忧是直接因素；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经世思想的士人，入幕自然为其实现自己的经世理想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平台。考察其幕客生涯，在不同的幕府中所做的工作不同，大抵是佐理政事或参赞戎幕。然他抓住一切机会实现其"济物利人"[60]的理想。其初，宁都城破，屠掠几尽，而际瑞独身冒险阻任其事，屡濒于危，翠微得全，[61]在入刘伯禄之幕时，父亲魏天民曾谓际瑞云："吾老矣，不欲汝行，然救灾恤患，此其时也。"[62]"救灾恤患"也是易堂诸友对他的共同期望。而魏际瑞也以此为其人生之指归。在刘伯禄幕中，魏氏最为人称道的事迹是他曾力劝刘伯禄说服当时广东方面大吏不要屠城，保全了潮州城中百姓数十万人。魏禧纪其事甚详："客潮州总兵刘公伯禄，时主者忿潮民不下，克必尽屠杀之。伯力言于刘，刘叩头白主者三，乃免。"又"有士宦羁潮者，法将就戮，伯力生全之"[63]。而魏际瑞"力全"的这位仕宦后来成为江西方面大吏，然际瑞也绝不轻谒其人，"伯值乡试，不往见。"[64]康熙初年，际瑞客燕，"有按察使要之入幕，坚不肯往，谓所知曰：'刑名之事，吾未素学，此人命所系，岂可以骤习倖中而苟富其利乎！'"[65]由是而观，魏际瑞之"出"，岂为功名富贵之所趋！

在客范承谟幕时，其在浙之惠政也与魏际瑞不无关系，如前引蠲荒赈饥事。[66]邱维屏云："其后浙抚之幕，抚军之知子者固久，几浙之政用，以安抚其十一府、一州、七十五县之民者，子得之十之六七。"[67]《宁都直隶州志》亦纪曰："蠲荒赈饥诸疏议，多瑞所属章。"[68]后来，晚辈魏世俨在其外舅曾灿意欲客浙幕时，亦以其伯父当年之形迹规戒之："昔者范中丞莅斯土，吾东房伯父为之客，范公之设施必于吾伯父焉图之，诸如赈饥蠲水荒，全活且数百万。其摘贪官酷吏，访求民间风俗利弊，抑土豪、鉏奸胥，皆政事之大者，一一略举行之，浙之民至今颂其德，思其政事不衰。"[69]际瑞如此之为，俱可明其游幕之用心所在。

康熙十六年（1677），魏际瑞赴韩大任营劝降，既已知其凶险至极，至亲诸友皆劝他勿往，"有引唐俭之说而进者，子不之念；又有迂及聊城往义以讥子者，子欲言而止；及子之姊方按子谐坐，止子以无行"，然际瑞慨然应之曰："吾此几以救我县民之生也。两兵接战，死者无算而相守不下，吾县民集供樵爨之役，渐寒露宿，疾疫已至家口绝养，忧思并迫，亦数千人命之所系也。吾往而解兵，天必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使吾死，且死固命矣。”[70]于是，卒有杀身之祸。际瑞之行迹如此，其“济物利人”之志固可知矣。魏禧之语，可以总结其兄生平之志，其云:

> 东房天性疾恶，其论为治也，曰不去小人，必不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能兴民之利……故其生平所建白规置，往往怯于兴利，勇于除害，以为利民之事，尝或至于害民；而民害苟除，则虽不兴利而固已利之。[71]

魏际瑞之入幕，使其人生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而观其入幕之所为，也正是他这种经世思想的践履。

对于魏际瑞来讲，游幕不仅可以养其家，也可以依托幕主而实现自己的抱负，同时还可以增长见识。在一封家书中，际瑞明言自己的心志所在:

> 书中念我事烦，恐致劳疾。然吾所以处此者，有法也。盖事务虽烦，惟厌者觉其烦；行役虽劳，惟苦者觉其劳；不厌不苦，则有道焉。吾既有贤主人而日供我以粱肉，衣我以缯帛，我乃自究夫兴革损益经世之务，知刑名钱谷之政，寄平日好善恶恶、利物济民之心，闻朝廷四方之故。及其巡历，则又资舟车，具干糇，而我乃悉览名山大川、城郭都市、土俗民情，不费一物，所得已多，则岂惟不厌且甚喜，岂惟不苦且甚乐！喜而乐，故吾心尽，而与主人相得而益彰，是人我交成，身世并涉，平日之学术亦有所征也。古人当穷苦拂乱，便藉以增益不能，逆境便宜，道无过此者，况我所处乃甚顺乎？[72]

这封信写于客范幕时，范公与其甚为相合，故其心情“喜且乐”，自不必说。此信也道尽魏氏游幕之“法”、之“道”。以此信观，游幕期间，魏氏把精力主要放在“经世之务”上，如究察历代兴革损益之道、了解国家之政事、观览天下之山川大势，而且把平日之学术思想付诸于实践等等。于是其平日“好善恶恶、利物济民之心”藉此尽为实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游幕无疑给魏际瑞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才能的理想平台。对于此，南丰友人、理学家谢文洊评说道:

> 近年每接见季子暨道爰、子弦往来浙中者，得闻范中丞善政及其他百姓感激情状，窃叹足下以一书生，假大人之手，发舒经术，俾一省沾被汪濊，亦人生一大乐事也。男儿不得如孟子所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即当如足下，遇知己，言听计从，凡吾之素所欲施而不得者，皆得借其力而毕达之。[73]

谢氏这段话，道尽魏氏以游幕而实践其经世志向的巨大意义。就此而言，游幕生活不仅不是“耻辱”，而恰恰是“机遇”，故际瑞不烦反乐，实在情理之中。他也不厌其烦地讲游幕之“法”、之“道”，“为宾幕者，尤不可不知”[74]。这也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游幕者的真实动机与心态。

三、遗民情结与慕隐心态

魏际瑞虽然于国变后“贬服以出”，但他依然有着强烈的遗民意识，故国旧君之思时时萦绕在其脑际。如作《煤山》诗哭崇祯皇帝之殉国:

> 圣主骑龙去不回，煤山亭上望崔嵬。我生之后逢涂炭，开辟以来此劫灰。风入松楸天气暝，日斜宫阙璧门垂。可怜细草年年绿，望帝无心化子规。

其哀痛之情见于言表。又作古诗《群蜂行》，以“群蜂”之惨毒述国乱时民生之苦，“……嘬彼百花英，掠我糜芑芗。众卉不敢保，遗烈参螟蝗。托此孔甘言，其毒无以当。南渡不可挽，终身惭李纲。”而“南渡不可挽，终身惭李纲”句，言明自己不能为先朝出力的愧疚之意。而无论如何，伯夷、叔齐一直是他心灵深处中的一座高标，在过西山夷齐庙时，他表达了自己对二位“大圣人”的崇敬之意，并作《西山夷齐庙》，对其遗民气节赞扬有加:

> 淮阴感一饭，千金偿知己。夷齐大圣人，区区宁在是。就养于人父，而不阿其子。终怀报养心，西山以饿死。之推隐绵山，本为禄不及。负气而自焚，宦情亦云急。哀哉后世人，寒食犹汲汲。充此二士风，古今应绝粒。石碣有记载，元人赠上公。生既不爱国，死岂从尔封。世人重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禄，谬谓群情同。妄以加圣贤，骄矜自尊崇。譬如以不洁，而使西子蒙。洗耳复投渊，何以荡胸中。

康熙初年，魏际瑞以岁贡往试北雍，然其内心非常矛盾、痛苦，其有诗《北行留别山中诸子》云："桃李深山花正开，春风千里渡长淮。愚生已赴新功令，圣祖徒怜老秀才。墓阙愁看唐珏树[75]，塞垣应上李陵台。欲知此后登楼赋，白草黄尘真可哀。"意欲言明自己虽然已经身赴功令，然内心仍是像宋末遗民唐珏一样忠于前朝，而自己之应试清廷正如当年李陵之"叛国"一样实是身不由己。即使在清幕中，当他见闻到南国战争仍频，而自己却无从投入战斗之中，无以报故国，因此感到无比惭愧，作《署中月夜登楼怅然之作》诗:

海国干戈正未休，书生仗策几时投。伪朝李密惭忠孝，江左夷吾老寇仇。花落高轩秋入省，月明寒署夜登楼。东南形势全瓯脱，满目风涛不可收。

此诗应为际瑞于潮州刘伯禄军幕中所作，当时虽然南明势力犹存，此时此地，魏氏在月夜登楼，看到东南如此局势，而自己不但不能参与战斗，而且恰恰又在清幕之中，内心充满羞愧，故有"伪朝李密惭忠孝"之句。之后，在游历中过定军山时，他写《诸葛公墓》诗凭吊孔明："定军山下柏蒙茸，旷古精诚在此中。三尺孤坟犹汉土，一生心事毕秋风。孙曹未灭成何世，天地无知丧此公。千载伤情惟杜宇，年年啼血树头红。"此诗表达了他对诸葛亮忠心汉室的崇敬之情，实质上也藉杜鹃啼血之典抒发自己深切的故国之思。

魏际瑞虽然一生频繁地游于清幕，并致力于"经世之务"，但他一直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慕隐情怀，在繁忙的游幕生活中，隐居于山水之间成为他对生活的最高企盼，因此，"归"与"隐"也自然成为他言说的主要话题。

国变之前，魏际瑞虽然才高同辈，但对于功名并不感兴趣，据魏禧回忆，其兄当年虽"试屡高等"，"然心厌时文，不肯学，私谓禧曰：'汝自取功名酬二亲，我为闲人可也。'"[76]时魏际瑞已年过二十，故此话绝非儿戏之语。由此可见，魏际瑞比其两弟更有"闲人"之志。但是国变使得魏际瑞甘做"闲人"的"美梦"破灭，勇于任事的他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保家养家的重任，被迫疲命于幕府之间。这种生活与他当年愿望的巨大反差使得他更加思慕隐居生活。

虽然在上文提到魏际瑞曾经向家人讲述游幕之"法"与"道"，而且一再声明自己"喜且乐"的良好心态，但这是与他当时的境遇有关。客范承谟幕是他人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岁月，因为范公本为清初名臣，注重人材，魏氏与其"相合甚"，他也一再在诗文中称承谟为"贤主人"。然而那仅仅是他游幕生涯中短暂的一站，所以这样的以游幕为乐的心态显得可遇而不可求，相较于长期的压抑、疲惫与寄人篱下的屈辱感，这种快乐显得如此脆弱。

其一，归乡之思。长期游于外地，内心的孤独、疲惫感是他怎么也无法释怀的，对至亲诸友的思念，时时萦绕在他心际，《得画雁诗寄内子》诗云："海屿多萑苇，湖田足稻粱。暂因饮啄地，远在水云乡。争食羞鸡鹜，齐眉愧孟梁。鱼虾虽有味，终不及糟糠。"而翠微峰也作为一个情感意象频繁出现在魏氏诗作之中，如《感怀》诗有句云："……我无父母将，亦有贫病弟。亦有好友朋，亦有妻与子。苍苍翠微峰，白白峰中水。胡为作远游，三年五千里。"而每逢节日，这种思念之情更加强烈，其《中秋》诗云："自从作客年年别，见月徒生万里愁"，甚至于使得他双鬓因此而斑白，"为忆江乡鬓欲班，翠微寒薄郁烟鬟。"其中，更有对于翠微峰那种自由悠然的生活方式的留恋："勺庭新竹池边柳，石井流泉蕉下塘。风月何如旧晨夕，水云应复更青苍。遥知两弟行吟处，携得诸生笑语长。我独风尘牛马走，三年万里一凄凉。"（魏际瑞《寄凝叔和公》）此诗中，对于兄弟至亲的想念，宁不如说是对于翠微峰自然景致和诸友隐居生活的艳羡。由此，思归之情自然而生。《江亭杂兴》（其二）有句云："此际欲归归不得，又看新月上鸦黄。"《登永平城远晚眺有怀两弟》又有"到处依人归未得，城南南望涕交颐"之句。即使是在春花满楼这样的美好时节，他也扫不去对翠微生活的怀念。

独在异乡，家乡的亲人故友乃至于一草一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木无时不出现在游子心头，思乡之忧便成为古今羁旅者最为无奈而又无法排遣的情怀，际瑞也不例外。然思归而不得归，魏氏登金山而望韩江，感觉人生恍然如若梦境，不禁默默反问自己何以至于此地。于此，他心中的思绪再也无法控制，索性将其放飞，在想象之中饱尝了一次"归乡"的喜悦与激动:

> 予去夏来潮，登金山而望韩江，辄切切自念曰：吾安得于此?发滗溪，溯留隍，过高陂，历三河，洄大浦，届石上，逾丰头，浮于上杭，达于汀州，僦笱舆，次瑞金。西距宁都未至三十里，望一峰迥然屹立，则金精之翠微也。忽然警喜，力欲赴之，乃路更纡长，殊不可到。则姑闭目而思曰：少顷便当入郭，初入郭门，人皆属目，其有识我者且曰："某人作客今归矣。"亲故见之，则喜而遥呼曰："子幸归来，子先何时发也。"尔时匆匆，都不暇应。忽值知厚一二人，踊跃携手，从而归舍。舍之僮仆望见，疾趋大呼而反报于室，兄弟稚子如闻异事，仓皇毕出趋迎，相与拥挈而入，竞来拂拭劳苦，审视匆匆，笑容可掬。坐未定，亲厚便有知而至者，都未及堂，叫于门外。予跃起来应之，不觉声扬步阔。默念至此，忽闻市人嘈杂，皆我乡音，开目视之，忽然已到。此时口不能言，惟有顾盼而已。[77]

这篇文章作于客潮州刘伯禄幕时。其友人之归乡，引起他自己无法控制的思乡之绪。思绪随着自己离乡的足迹飘回故土，然还未到，远望一险峰屹立，如在咫尺。此峰即易堂九子隐居的翠微峰。看到自己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就在眼前，于是"力欲赴之"，然而偏偏"路更纡长，殊不可到"，有如海市蜃楼，此十二字写尽古今游子归乡时之急切心理。虽还未至家，然兴奋之情油然而生，便情不自禁地想象自己归家时的情景，从入郭至家，"识我者"、"亲故"、"知厚"、"僮仆"、"兄弟稚子"等情态各异，刻画淋漓，如若真景。其归乡之切也由此可知。

其二，归隐之念。一路依人的屈辱感一直盘踞在魏际瑞的心头。其《寄内》诗有句云:"一路依人看冷暖，深山怜雨自寒温"，《读易堂诸子诗寄怀两弟》亦有"相附右将军，馆毂如囚羁"云云。在写给方以智的信中，际瑞将自己内心的压抑一吐为快，其云:

> 四年京国，碌碌依人，疲惫欲死，俯仰身世，为足自卑。敬问和尚道体坚强，伏腊无恙。去冬十二月，曾附监船过吉州，而主者以北风甚劲，不肯收帆，身若无柁之舟，随风南北；又如蚁行磨上，欲西反东。他人名利，我无一与，而人步亦步，人趋亦趋，不觉喷饭满案耳。[78]

又《杂说》:

> 魏子曰："归与归与。"或曰："何以哉?"魏子曰："吾闻夫居大人之门者，虽贵而亦贱也；不自为立而待泽于人者，虽富而亦贫也；受指使、观颜色，人以为贤而安之者，虽荣而亦辱。受人之恩而不报，是以其身为禽兽；受人之恩而必报，是以其身为牺牲，故君子莫重乎其受人之恩也。"[79]

寄人篱下使得他不仅如牛马一般疲惫，更感到自卑、屈辱，但又无法弃而归去，这样的生存窘迫之境又恰恰使得他归去的欲望更加强烈，尤其是对于他这种本无意于追求功名的人来讲。

对于归隐，魏际瑞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以为，隐与富贵贫贱无关，而独在乎"其人"。在送友人归序中，他表达了这种归隐观念:

> 予独以为隐者，达人自然之致，而豪杰之士有所大不得已者也。富贵者尚尊，遂贫贱之士不堪穷苦，方且攘臂而思出，此不知有所谓隐，独是其人，无所谓富贵贫贱之累于中。知隐之乐，而思归之至急如无言，日日言归，更十载而竟未之得归，盖以知隐之至难矣。夫人无智愚贤不肖，莫不冀得所欲而顺适其意，惟势力有所不逮，则往往郁然于心，如有疾病而务欲去之。予之将适燕也，以为舍隐居之乐，而就车马风尘之苦，方其下翠微，驻山麓，回首仰视岩石，戚然而叹曰："吾将何时复竹冠草履，级级而登此乎?"至于念兄弟，怀朋友，忆妻子，一食之顷，愵然如不欲生，而淹留于所谓燕邸者且四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年，所无名利之故热于中，无时事之不逮阻于外，而不知其何以四年矣。[80]

魏氏由孙默（无言）之归隐黄山而想到自己的处境。毋庸置疑，他自己就像孙默一样，皆为“知隐之乐”而又“思归至急”之人，然孙默十载未得归，而自己竟然淹留燕地四年之久，隐之难矣！然在辗转清幕之间，魏际瑞往往以一种以游为隐的心态在调和自己内心之困惑，忘却山林与馆阁之异，在客范承谟幕时，他似乎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其以范府园亭中之双鹤自况，浑然不觉它们之间的反差，因此其于官阁之中的生活犹然与隐于山林之中一样，这或许也是在鼎革之初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无奈出游清幕的士人的一种带有自慰性的心理调适吧。

然而这种美妙的感觉毕竟是短暂的，理论上的“寓幕于隐”，实践起来却又是如此困难。魏际瑞更多感受到的还是不能“归隐”的痛苦煎熬，“此心为不静，乃畏俗情多。一自入城郭，竟如投网罗。”“虽有翠微峰如徐福、蓬莱，至辄船风引去，一身一世如何了此耶！”[81]思归而不能归，思隐而不得隐，际瑞也只能因画而题辞，作《不得归故山因画题此》：“家在万峰顶，青云不可攀。何当官署剧，对此画图闲。茅屋数竿竹，花溪三面山。竟无人可著，题罢一长叹。”借助这种方式聊且抚慰一下自己。

魏际瑞是易堂诸子中的“别调”，国变后虽然游幕于四方，但始终有着一位隐者的情怀。然世事沧桑，他也终究未能实现这个看来并不难以实现的“梦想”；而藉以游幕，他也得以践履自己的“经世”之志，这就是魏氏等清初士人的悖论性生存状态，直至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十月十四日惨遭不测，这实是魏氏之悲，亦是时代之悲。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ZW012）及广州市2011年度社科规划课题（11Q41）的阶段性成果。

①魏禧《魏叔子文集》卷18，《先伯兄墓志铭》，中华书局，2003年，第962页。

②魏礼《魏季子文集》卷15，《先叔兄纪略》，道光二十五年宁都谢庭绶绂园书塾重刻《宁都三魏全集》本。

③据史载，此役中彭顺庆被杀，其部大小首领157人、士兵1155人全部被屠。参见史松、林铁钧编：《清史编年·顺治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49页。

④魏禧《魏叔子文集》卷18，《先伯兄墓志铭》，第962—963页。

⑤杨文彩《魏征君传》，见《宁都三魏全集》卷首，道光二十五年宁都谢庭绶绂园书塾重刻本。

⑥《清世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522页。对于刘伯禄升至潮州总兵的时间亦有不同的记载，《广东通志》卷30《职官志》载“刘伯禄，辽东人，（顺治）十年任”。

⑦《潮州府志·侨寓》（乾隆刊本）载“康熙甲寅，逆镇刘进忠踞潮城以叛，朝命刘伯禄为潮州总兵，官聘际瑞置幕府。”周硕勋纂修《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24》，上海书店，2003年版，第818页。康熙甲寅即康熙十三年（1674）。考史料，总兵刘进忠应耿精忠叛在康熙十三年，然刘伯禄充潮州总兵时在顺治九年，魏际瑞亦于顺治十年（1653）入伯禄之幕。因此，此说为误。

⑧⑨⑫⑬⑮⑯⑱㊶63 64 66魏禧《魏叔子文集》卷18，《先伯兄墓志铭》，第964页。

⑩范承谟（1624—1676），汉军镶黄旗人，大学士范文程次子。顺治九年（1652）进士，选庶吉士，授宏文院编修，顺治十二年（1655）迁秘书院侍读学士，十八年（1661）圣祖仁皇帝御极擢国史院学士。康熙三年（1664）以疾乞假，寻补秘书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充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副总裁官。康熙七年（1668），承谟巡抚浙江。康熙十一年（1672）迁任福建总督，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耿精忠叛，承谟被幽禁，后二年以不屈死。

⑪《浙江通志》卷149，《名宦四·总辖》，中华书局，2001年，第4232页。

⑭魏际瑞《魏伯子文集》卷7，《书厨铭为范学士作》，道光二十五年宁都谢庭绶绂园书塾重刻《宁都三魏全集》本。

⑰尚小明认为，魏际瑞客范幕的时间是从康熙七年（1668）到康熙十一年（1672）。见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年，第46页。

⑲赵尔巽等《清史稿》卷201《表第四十一》，第7521页。

⑳彭任《祭魏和公文》，《草亭文集》（不分卷），清刻本。

㉑㉒㉓《钦定八旗通志》卷190《人物志七十》，《景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67 册，第 454 页。

㉔赵尔巽等 《清史稿》 卷 201 《表第四十一》，第 7527 页。

㉕㉖56 61魏禧 《魏叔子文集》卷 18，《先伯兄墓志铭》，第 963 页。

㉗哲尔肯，汉军镶黄旗人。康熙十三年（1674），因吴三桂叛，哲尔肯随大军出征江西，康熙十四年（1675）任南赣总兵。

㉘㉙㉚㉜㊳杨文彩 《魏征君传》，《宁都三魏全集》卷首。

㉛邱维屏 《邱邦士文集》卷 15，《天民传》，道光十七年刻本。

㉝尚小明在论及魏际瑞出应潮州总兵刘伯禄之聘的目的时认为，其“就是为了阻止清军将帅滥杀无辜，使潮郡免遭涂炭”。实质上，魏际瑞之出为幕客，实首为生计所逼迫；救潮州百姓于水火，只是他“救灾恤患”、“济物利人”的经世思想的具体表现之一。参见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第一章《清代学人游幕的发展演变·游幕之风的兴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15 页。又尚小明在《清代士人游幕表》中，把魏际瑞之游幕原因归结为“生活穷困”。中华书局，2005 年，第 46 页。

㉞76魏禧 《魏叔子文集》卷 18，《先伯兄墓志铭》，第 962 页。

㉟魏世傚 《魏昭士文集》卷 6，《享堂记》，道光二十五年宁都谢庭绶绂园书塾重刻《宁都三魏全集》附录。

㊱67 70邱维屏 《邱邦士文集》卷 16，《众祭魏善伯父子文》。

㊲㊴邱维屏 《邱邦士文集》卷 15，《天民传》。

㊵魏际瑞 《魏伯子文集》卷 4，《杂说》。

㊷彭士望 《耻躬堂诗文合钞》卷 2，《与陈少游书》，咸丰二年重刻本。

㊸徐世溥 《榆墩集》卷 6，《陶靖节论》，清康熙舫斋刻本。

㊹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04 页。

㊺参见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第 14 页。

㊻《赣州府志·人物志·隐逸》（清道光二十八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区·第九六二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 3460—3461 页。

㊼李因笃 《复顾先生》，《受祺堂文集》卷 3。

㊽魏禧 《魏叔子文集》卷 11，《赠程穆倩六十叙》，第 558 页。

㊾赵辰六于魏禧《赠程穆倩六十序》一文后的评语，见《魏叔子文集》中册，第 559 页。

㊿54 62邱维屏 《魏征君杂录》，《宁都三魏全集》卷首。

51 52陆世仪 《陆桴亭思辨录辑要》卷 20，《治平类·学校》，《丛书集成新编》第 23 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 407 页。

53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第 204 页。

55彭士望 《耻躬堂诗文合钞》卷 4，《与魏兴士手简》。

57魏禧《兄子世杰墓志铭》一文后附《彭躬庵先生书后》。

58 59李世熊 《寒支二集》卷 5，《与彭躬庵·又（庚申）》，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60魏礼在《祭伯兄文》中云 “伯兄以济物利人之急罹此惨毒，吾不得不怨天尤人矣”。

65魏禧 《日录》卷一，《里言》，见《魏叔子文集》，第 1103 页。

68《宁都直隶州志·人物志》（清道光四年刊本），第 1724 页。

69魏世俨 《魏敬士文集》卷 3，《送外舅客浙江李中丞序》。

71魏禧 《魏叔子文集》卷 8，《四此堂摘钞序》，第 418 页。

72魏际瑞 《魏伯子文集》卷 2，《家书》。

73谢文洊 《谢程山集》卷 11，《壬子复易堂魏伯子书》，道光三十年谢程山先生全书本。

74魏禧于魏际瑞《家书》后之评语，见《魏伯子文集》卷 2。

75《新元史》卷 241《唐珏传》：“珏字玉潜，少孤，力学，以明经教授乡里。西僧杨琏真珈发宋诸陵，珏痛愤，乃毁家，募乡里少年，告以欲收思陵以下遗骸葬之。众如珏言，瘗于兰亭山后，种冬青树为识焉。翱感其事，作《冬青引》以纪之。”珏与宋末名遗民谢翱友善。

77魏际瑞 《魏伯子文集》卷 1，《潮州送屠梦破序》。

78 81魏际瑞 《魏伯子文集》卷 2，《答方大师》。

79魏际瑞 《魏伯子文集》卷 4，《杂说》。

80魏际瑞 《魏伯子文集》卷 1，《赠孙无言归黄山序》。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